

中国神学建设(三)：天人心术

上文讨论《中庸》的一句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”，重点是说志的运作，一定要有物质基础，是心本的物质基础，就等如我们能用意志去举手，先决条件是手，用意志去拍翼，只是做幻想的志，因为我们没有翼的物质，也形成不了拍翼的志。请留意这一重点：志的形成的先决条件是物质，反过来，甚么样的物质就是甚么样的志的形成根据。

举手的志的物质基础，是手，是人的细胞和其他生理物质；做人的志的物质基础，是人，就是构成自己的物质。反过来说，之所以能形成做人之志，是先有人之所以为人的物质基础。这物质基础跟手的细胞有相同点，就是有生命的；但又跟手的细胞有根本上的不同，是有“道”同在的生命。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”的生命科学意思是：神就是在人之内而不会离开人的那个，不在人之内而会离开人的就不是神。而这意思亦必带出人是甚么的生命科学理解：人就是有神在内而又不会被神离弃的那个，不有神在内而又会被神离弃的就不是人。先有这生命物质基础，才有做人之志。

所谓“做人”，就是用志去运作这个生命关系；否则的话，你就不是在做人，而只是在做动作，通常是利益最大化的功利动作。青少年人读书，不是在学做人，更遑论希圣希贤，他们是做考试分数最大化；毕业后工作，是工资和升职最大化，是物欲人欲权欲最大化的手段。最大化的过程，无所谓道德可言，不合法也无所谓，不留下犯罪证据就行，在国际关系上，明留下犯罪证据也无所谓，国富军强就行，更是“神的选民”就更行了，既有统治全球又有上天堂的利益最大化。

天人心术的运作是这样：在日常活动上的各种意志的运作上，同时运用志来感受“我是天人”的关系。例如，在你正在閱讀這一行文字的時候，是在“我是天人”的感覺的大背景下。這沒有甚麼神秘，法官和陪审员都能以外加的身份的意识，来聆听证人的供词，在工作上不失这身份。天人不是一个外加的身份，是有生命之源不断赋予生命生命载体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载体，某人不承认只是他的意志的向度，不影响这生理事实。那天人的感觉成为其他生命活动的背景，不是合情合理吗？这志的行使，不是养浩然之气的心术吗？当然是，这是生命科学的答案，人如何命名这生理运作不重要，使徒保罗说是“在基督里”也不妨。

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所谓神学家、主教、牧师等，就绝不会同意。第一个原因，是他们正在扮演所谓神学的虚幻文学里的角色，角色的人物不需要吃东西，所以他们就不吃东西，身体吃东西就足够了，不需要用天人心术来养浩然之气，他们忘了自己是天人的生理事实，甚至努力去否认，因为在虚幻文学世界里，他们要扮演绝望罪人的角色，去享受凭幻想而来的所谓上天堂的永生盼望，他们是救主所任命的领导人，去拯救世上绝望的罪人，去训练新一代的接班人，那一纸甚么大学的神学甚么学位，加深了虚幻文学世界里的真实感，说得一口用圣经文字来编的励志故事，就以为自己是教人虔诚的领导。你跟他们说，虔诚是有生命物质基础，人要用心去吃这生命物质，这就是人的食物，但吃这门功夫不易，他们就听不明，在剧本里，人想做好人，就会被套上想“自己”做好人，这些人是剧本里的奸角，是自义的坏蛋。你跟他们说，你要以天人的心本来形成做天人的心志，去接收生命，他们就会问你：你自己已经得救了吗？！

第二个原因就是资本市场经济。上天堂这文学剧本在人被资本化的痛苦下大有市场，这文学剧本另外一个吸引是读的人不单是读，而可以选择性地扮演剧本里的角色。星期一至五就在资本市场做绝对现实的人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，周末就去尽情消费，包括在教会消费，去扮演羊的角色，在供求上就有牧者和神学家的角色，大家沐浴在抽象的敬虔感觉和上天堂的平安。有一批人还会想试一试“讲方言”的梦幻感觉，跟着就返回在资本市场做资本化了的人。靠扮演牧者和神学家赚钱赚名声赚权力的人，他们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判断甚么是真理，甚至创作真理。

在新教里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是这个：马丁路得原本是一个天主教修士，他敬虔爱主，但即使用尽所有方法，也胜不过罪，又眼见天主教皇卖赎罪券的腐败。有一晚，他一个人又敬虔地读经祈祷，正在读罗马书的一句人在基督裏就不再被定罪了，忽然得神的感动，悟出了因信称义的真理，就开始了宗教改革，以一人之力挑战整个天主教。这是历史事实吗？不是，他悟出的只是“快乐交换”的所谓拯救论，就是信耶稣的人与耶稣联合，从而产生“快乐交换”：人的罪转到耶稣身上，而耶稣的义就转到人身上。所以马丁路得说耶稣是最大最恶的罪人，而他受死是赎了所有人转到他身上的罪。马丁路得的作用在于他反天主教的英雄故事，但这另人恶心的“快乐交换”就没有市场了，甚么与耶稣联合更莫明其妙，所以就把腓力·墨兰顿发明的“因

信称义”硬说是马丁路得悟出来的，而腓力·墨兰顿在剧本就无份了。天主教又有自己的剧本去抗衡。

这对剧本的消费者诚实吗？问这问题就问错了，电影的消费根本不想去分辨特技或真动作，他们根本不想电影公司在预告片解释特技制作；同样地，你以为跑到西方基督教神学院和教会把历史事实说出，年青的神学生和“平信徒”想听吗？他们要的是扮演剧本中的敬虔和拯救角色。但中国国内的信徒远比西方的有希望，因为还有天人合一的良知直觉。但可惜又有所谓的中国哲学家，把天人合一的生命科学文学化，把吃饭变成思想。

天人是真实生命物质为基础的，不是有背后双翼的“飞人”幻想。文字表达总是有限制的，所以多说一些：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后，只要志再一动，回忆这存在感觉本身是有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”的生命物质内容，就开始做人了。再说明多一些：“我正存在”的感觉，是天在人内的呈现。做个比喻说，“红色”的感觉，是若干频率的电磁波被人接收而呈现于人内，成为“红色”感觉。“我正存在”的感觉，是天呈现于我，成为“我正存在”的感觉。志一动，在“我正存在”的感觉上回忆这感觉之本，即天内在于人和人内在于天的生理关系，就是做人的心术，是天人心术。天人行的是天道的活动，当然做天人行天道也有程度高低不同的情况。

人是有自由意志，这是中庸的“中”；人要谦虚地承认自己是每分每秒都倚靠天赋予生命来行天道，这是“庸”。人有自由意志去做人，而是做天人，这就是《中庸》的“慎独”和“中庸”的天人心术，是人人天生本有的天人心术。功夫是志的运用，一方面反省行中庸和慎独时的阻力来源，另一方面是培养天人心术。就是这样慎独，去防反中庸。圣和贤只是心境。

中国哲学的“思想”是反中庸的原因，是它只是做活动，是文字思想活动，不是做天人的活动，是生理机能运作上的错误。当中国哲学家读到“请拿筷子吃饭”，他们就启动思想，思想“拿”、“筷子”和“吃饭”这些文字的“思想”，所以就启动不了以手生命细胞为物质基础的志，去拿筷子吃饭，这是生理机能运作上的错误，是致命的。整个西方基督教都是人犯了这致命的、生理机能运作上的错误后的幻想制作。

如果西方基督教信耶稣的信徒和中国哲学家还是不明白的话，请做这简单的生理实验：请问你上年收了甚么生日礼物？你可以思想文字中“上年”、“收了”、和“生日礼物”的思想，你也可以启动另外一种志的活动去做回忆，而只有后者的志的运作，才回忆出答案。还是不明白吗？请你逆时针方向转动你的大拇指。你可以望着你的大拇指去思想“逆时针”、“转动”、和“大拇指”，但真的是逆时针方向转动你的大拇指，你必需另外一种志，是以身体为物质基础的志。做人，就需要启动以人为物质基础的志。我是我身体的细胞吗？不是，是可以无中生有地自发能量吗？不能。这两个否定就可以把良知活跃起来，明白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”就是人之本，不想再忘记我是谁。这不断的回忆就是“慎独”，就是做人，回复做天人的自尊。使徒保罗说了百次以上他是在基督里、而基督在他里，都是跟《中庸》的作者一样的动机，带人回忆良知中的真我和自尊，去做天人。

本文上述的文字，不是提供思想，而是把人带进“我是谁”的良知回忆。

天人会

2025 年 1 月 27 日